

庞氏医话

颠狂梦醒汤治疗神志病医案两则

颠狂梦醒汤是清代名医王清任治疗神情志异常的名方，见于《医林改错》：“癫狂一症，哭笑不休，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气血凝滞，脑气与脏腑气不接，如同作梦一样。”该方组成：桃仁八钱、柴胡三钱、香附二钱、木通三钱、赤芍三钱、半夏二钱、大腹皮三钱、青皮二钱、陈皮三钱、桑皮三钱、苏子四钱（研）、甘草五钱。方中重用桃仁（注：方中桃仁八钱约合 24 克，且王氏在方歌中言明“颠狂梦醒桃仁功”）并配赤芍活血化瘀为君药；以香附、柴胡、青皮、陈皮疏肝理气解郁，苏子、半夏、桑白皮、大腹皮降气消痰共为臣药；以木通一则清解气郁所化之火、二则利湿有助消痰、三则通窍为佐药；再倍用甘草缓急并调各药为使。诸药相伍，活血理气，化痰开郁以达血活则气畅，气畅则郁解，郁解痰亦消，痰消则窍通之效。王氏认为癫狂是因为气血凝滞，脑气与脏腑气不接所致，开创了从瘀血论治癫狂的先河，颠狂梦醒汤也成为临床辨治神志病的良方。

记得学生时代方剂课老师曾讲过颠狂梦醒汤，一直以来对方剂名称印象很深，但组方却没有背诵下来。癸卯年春节期间读了北京名医贾海忠《医林改错临证解读》以后，引起了余对该方的好奇和重视，恰好春节过后恢复出诊期间遇上两例神志异常疾病患者，遂使用颠狂梦醒汤治疗，兹记录如下：

病例一：

吕君纳，男，33 岁，联系电话：18277127192，2023-02-06 仁爱分院初诊。

主诉：意识模糊 3 次。

现病史：患者于 2023-01-08，在饮用高度酒的后首次出现了意识模糊的症状，遂至医院就诊，诊断为酒精中毒，予输入液体治疗（具体不详），症状稍有缓解，随后再次继发过 2 次意识模糊，期间未饮酒，目前大便偏烂，饮食欠佳，舌淡苔厚，脉细。

既往史：患者有长期失眠的病史。

诊断：失志病

处方：颠狂梦醒汤加味

桃仁 20g 香附 12g 陈皮 12g 青皮 12g 大腹皮 10g
柴胡 15g 川芎 12g 桑白皮 12g 法半夏 18g 木通 10g
苏子 12g 龙骨 30g 牡蛎 30g 茯神 15g 合欢花 12g
夜交藤 30g 甘草 18g

柒付，日一付，水煎服，2次/日。

随访（2023-2-13）：未服用完药，服药期间未发作意识模糊的症状，无其他不适，择期复诊。今日（3月26日）再次回访，患者诉2月6日就诊服药后，就再无意识模糊、记忆力减退等不适，近期无其他不适。且2月6日至今，未服用过其他中西药治疗。

【按语】本例患者多次发生意识模糊，西医按酒精中毒治疗效果不显。就诊时余详细了解病史，患者平素偶尔饮酒，酒量每次约2-3两，2023年1月8日饮酒量与平时大致相仿，故以酒精中毒解释意识模糊似乎牵强。再细询病史，患者于2022年12月曾有“新冠”阳性病史，遂思病情可能与“新冠”有关。众所周知自从去年12月初国家出台“新冠”防控新十条后，全国出现了一波疫情大流行，短期内大量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国内以奥密克戎为主），期间余曾关注到不少报道反映“新冠”感染后患者出现各种“不寻常症状”，本例患者很有可能属于新冠病毒损害脑神经所致，病机为新冠病毒感染后“脑气与脏腑气不接”，故投癫狂梦醒汤治疗，从回访情况看效果良好。

病例二：

覃定，男，17岁，联系电话：13412573897，2023-03-01 瑞康国医堂初诊。

主诉：出现强迫症1年余。

现病史：患者家属代诉，患者1年前于外院诊断为“强迫症”（具体不详），予服用“乌灵胶囊”“盐酸舍曲林片”，期间未规律服药，症状改善不明显，目前患者喜独处，平素焦虑、烦躁，偶有流鼻血，纳寐尚可，舌红苔少，脉弦数。

诊断：失志病

处方：癫狂梦醒汤加味

桃仁 20g 郁金 10g 香附 10g 青皮 10g 陈皮 10g
大腹皮 10g 柴胡 12g 赤芍 10g 桑白皮 10g 法半夏 10g
木通 8g 苏子 10g 龙骨 30g 牡蛎 30g 甘草 18g

柴付，日一付，水煎服，2 次/日。

随访（2023-3-7）：家属代诉患者情绪较前稳定，沟通能力较前好转，比之前更早入睡，拟周一仁爱复诊。

二诊（仁爱分院 2023-3-13）：

前症复诊，患者家属代诉患者心烦较前缓解，生活中常发呆，注意力不集中，吃一顿饭长达 2-3 小时，口臭，暖气，大便臭，隔 1 日 1 次，小便调，纳差，寐可，舌淡，苔白，有裂痕，脉沉细。

处方：2023-03-01 瑞康方加鸡内金 10g、生地 15g、百合 15g

柴付，日 1 付，水煎服，2 次/日

随访（2023-3-19）：患者家属代诉患者服药后睡眠可，余症状大致同前，择期复诊。

【按语】本例患者为高二中学生，就诊时沉默少语，目光呆滞，结合患者病情与临床表现，本病当属中医“癫狂”病之“癫证”（为避免对患者造成刺激，故病历诊断为“失志病”）。中医对“癫狂”早有记载，其中，癫证以沉默痴呆，语无伦次，静而多喜为特征；狂证以喧扰不宁，躁妄打骂，动而多怒为特征。因二者在症状上不能截然分开，又能相互转化，故癫狂并称。《丹溪心法·癫狂》篇说：“癫属阴，狂属阳，…大率多因痰结于心胸间”，并提出了癫狂与“痰”有密切关系的理论，对后世影响频大。到了明代王肯堂提出了癫狂与痫之不同。如《证治准绳·癫狂痫总论》指出：“癫者或狂或愚，或歌或笑，或悲或泣，如醉如痴，言语有头无尾，秽洁不知，积年累月不愈”；“狂者病之发时猖狂刚暴，如伤寒阳明大实发狂，骂詈不避亲疏，甚则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非力所能，或与人语所未尝见之事”；“痫病发则昏不知人，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而痰涎抽掣，目上视，或口眼喝斜，或口作六畜之声”，给后世辨证治疗提示了正确方向。本例患者病机当属痰气郁结，加之病情日久，气血凝滞，契合癫狂梦醒汤立方宗旨，遂投该方治疗。由于病情日久，加之癫狂梦醒汤化痰之力尚嫌不足，下步治疗应加大化痰力度，酌情再加天南星、石菖蒲等化痰开窍，以观后效。

2023 年 3 月 26 日